鍾惺集/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三 ◄

鐘惺集
卷二十四

► 卷二十五

卷二十四·記一（山水一）

中岩記

去青神西南十五里，江色盡綠玉，中邊皆見。隔岸坐立數山，若架閣者，中岩也。岩下上連延，可十數里許，回流峻壁，冥壑復磴，竹樹蒙籠。大要向背往復，皆與此岩終始。

渡江即水月樓，樓趾齧江，寺冠之。由樓視江則已俯，由寺登樓乃反降階，階垂窮與樓湊。階代樓為梯者強半，揣本齊末，度樓之腰，猶未能至乎寺趾也。

降自樓，出山門右行，不見江，則摩磴如蟻。數折為喚魚潭，魚聽掌出。石壁百仞，立而微俯，潭漱其脛，石無完膚，有邵伯溫大書可模。

並壁行數武，為羅漢洞。洞低，曲僂而入，如行牛角中隙處。稍右則為伏虎岩。沄岩為千千萬億佛，如恒河沙數。岩半之，跨壑為一小石橋，銜木其壁為閣，若居人架竹梁上以承燕巢者。人屈曲行其下，沿緣洞壑，俯仰竹石者數里，曰：「此走井研、富順道也。」岩又半，為流杯池，一曰太極池。有屋數楹，屋後為泉，泉流洞中。石壁四周，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。壁間宋元刻頗多，每兩石縫接處，往往上下各截其半，中嵌俗筆，亦有居石隙苟完者。

出洞緣磴行，輿步紆代。去所謂羅漢洞、伏虎岩者，度可四三里，乃復睹前沄岩佛像，鬚眉歷歷可數。才隔一壑，尋橦可度，疑前此一段途徑可省矣。大抵喚魚潭以往，行皆並壑，石壁夾之若岸，壑若溪，藤蘿虧蔽壑中若荇藻，老樹如槎，根若石，猿鳥往來若游魚，特無水耳。諸峰映帶，時讓時爭，時違時應，時拒時迎，裒益避就，準形匠心，橫豎參錯，各有妙理，不可思議。

又行里許，蹭蹬拾級，乃睹古中岩題額。去三石筍不遠，所謂諾詎那尊者，引牛頭僧持鑰扣石筍，筍開得低頭佛盜珠是也。鍾子曰：自中岩至尊者岩，從下視上，頂踵腹背，其石脈皆當為筍。筍隙且平處則置屋，仄則鑿磴，斷則為橋，處危臨深則設石欄，欄則復見江。從江中望岩上，僧舍佛刹，雖一居之內，前軒後寢，累累綴高壁，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通也。登岩行屋中皆磴道，乃稍得其要領。趾後竟即摩前頂。石筍中分處如一門，尊者像處其中。右旋復為佛殿，殿傍一筍屹如浮屠，與中分者而三，實一筍也。人直指其巋然三峰者為石筍耳。筍上宋元刻亦多，俗書災石者亦復倍之。

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，曉霽，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岩焉。禮諾詎那尊者畢，說偈。偈曰：「偶爾喪珠復返，急時扣鑰相求。未免勞勞多事，世尊不合低頭。」又曰：「未必衣珠真失，總緣岩石當開。自供羅漢遊戲，不管山僧往來。」說偈訖，返。

修覺山記

辛亥十月十有九日，早發新津。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為何許山也，與童騎疾驅過之。予與艾子後，坐舟中，指江幹削壁千仞、竹樹榱桷、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。問之，則修覺山。子美《遊修覺寺》詩曰：「野寺江天豁，山扉花竹幽。詩應有神助，吾得及春遊。徑石相縈帶，川雲自去留。禪枝宿眾鳥，飄泊暮歸愁。」後遊詩曰：「寺憶昔遊處，橋憐再渡時。江山如有待，花柳更無私。野潤煙光薄，沙暄日色遲。客愁全為減，舍此欲何之？」及唐明皇幸蜀，大書「修覺山」三大字嵌石壁，今猶存者，即其處也。

決策登焉。所從徑，裒山石之復者為磴，亂整枉直，各肖其理。登者屢憩，憩處每平，平處每當竹樹隙，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。江錯磧渚，或圓或半，或逝或返，去留心目間。土人縛竹為亂，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，設身處地，頗危之；從上視下，輕且駛，甚適也。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，行住坐立，更端者數矣。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，往修覺寺道也。曰：「姑舍是。」

尋中徑數折上，有亭翼然，祠杜工部、李供奉、蘇端明、方正學。方有石刻詩，可讀。亭後數武為寶華寺，禮佛畢，反。

自亭出山門左行，竹樹純駁夾砌，數折即修覺寺。寺前雙井，一井置一塔，唐物也。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岩壁上，字方廣二三尺，一字各專一石，飛翥沈著，且甚完好。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。

出寺無所見，欲返。寺僧指石隙一小徑，才容足，出此徑乃有平田大陸。復緣磴數折上，矗然俯江者，曰雪峰，兩寺乃在其下。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，第可指修覺耳，非此峰也。左眺稠粳山，如旅行而稍居其傍。下憑欄視江，則已正，無所不見，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。然從下上修覺，去江趨遠；從修覺上雪峰，視江乃反近。舟中所指江幹削壁者，即今著腳處也。

降自雪峰，復繞井塔下。屈曲一二里許，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。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，則今還道也。與初所從徑合。徑窮登輿，是日抵彭山宿。記授弟恬。

浣花溪記

出成都南門左，為萬里橋。西折，纖秀長曲，所見如連環、如玦、如帶、如規、如鉤，色如鑒、如琅玕、如綠沈瓜，窈然深碧，濼回城下者，皆浣花溪委也。然必至草堂，而後浣花有專名，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。

行三四里，為青羊宮。溪時遠時近，竹柏蒼然、隔岸陰森者盡溪，平望如薺，水木清華，神膚洞達。自宮以西，流彙而橋者三，相距各不半里。舁夫云「通灌縣」，或所云「江從灌口來」是也。人家住溪左，則溪蔽不時見。稍斷，則復見溪。如是者數處。縛柴編竹，頗有次第。

橋盡，一亭樹道左，署曰「緣江路」。過此則武侯祠。祠前跨溪為板橋一，覆以水檻，乃睹浣花溪題榜。過橋一小洲，橫斜插水間如梭。溪周之，非橋不通。置亭其上，題曰「百花潭」，水由此亭還。度橋，過梵安寺，始為杜工部祠。像頗清古，不必求肖，想當爾爾。石刻像一，附以本傳。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為也。碑皆不堪讀。

鍾子曰：杜老二居，浣花清遠，東屯險奧，各不相襲。嚴公不死，浣溪可老，患難之於

友朋大矣哉！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。窮愁奔走，猶能擇勝，胸中暇整，可以應世。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。

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，出城欲雨，頃之霽。使客遊者，多由監司郡邑招飲，冠蓋稠濁，磬折喧溢，迫暮趣歸。是日清晨，偶然獨往。楚人鍾惺記。

遊浮渡山記

遊浮渡，取道大江，法當從華嚴寺入，躡石龍峰，歷會聖諸岩，而反於金谷岩。蓋浮渡有二戶焉：曰華嚴，曰金谷，各據如來峰一面，而各相背。起華嚴則止金谷，起金谷則止華嚴，此其要領也。茲遊則吾友廬江令章章甫道之，故從金谷入。

以甲寅二月十八日，同林古度茂之、程胤兆天民，道沙溪，過羅汊河。去山十五里，已見檣山。檣山者，立浮渡前，如舟之有檣也。行數里，即桐城界。又數里，渡溪村行。尋明鏡塘，即金谷岩閣倒景也。仰獅子石，傍頫如來峰，一石落落，左右翼我上。過九曲岩。岩居金谷左，深曲數十百丈，炬行可穿金谷、大通諸岩地中，達金雞洞而出，若牖也。出則可橫至會聖岩左右，今塞為僧廚，不可入，姑舍之。

至金谷岩。岩高以軒，右頫抱龍峰，置屋弘整。最當山之豁處，縣溜數道，高寒覆人。稍左則滴珠岩，即大通岩也，深廣可金谷之半。從兩峽數折入，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，龍湫洞也。泉從罅亂整下注，若出噴壺中。腰有石閣如螺，可周可始。其中邊石，擊之硡然，處處皆聲，知其下皆空，所謂入九曲岩可穿其地中出金雞洞者是也。

出岩，見鎖雲石，一片苔繡水泐，堅而藻也。其右可至垂虹井、綠蘿庵矣。舍之。反金谷，出紫霞關。關，石也，弓之至地而門焉，故曰關。可望諸岩。右折下，上磴，莽中得首楞岩，可望九華及長江。至此者以為難矣。再折而上，即可登妙高峰，坐金谷頂，探大通岩水所出。舍之。仍由首楞反紫霞關，則不逾關，步其上，如石梁，望諸峰焉。自金谷至此，皆不見檣山元。

登嶺行，廣長可二里餘，如大堤，可輿可馬。外見柳峰諸山，四周浮渡；內則見胡麻溪。俯穿心岩，望金雞洞圓朗壁上。其下即晚翠岩，翠深如晚，而九曲廚煙，時從洞出，若源水花片。稍折，行深松，則遠錄公塔在焉。始見檣山雙塔映對。

東折五雲岩下，過伽藍洞。洞左則會聖岩也，即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。岩背金谷，又當山之溪處，望檣山則益正，兩峰夾焉。稍屋之，綴以兩廡。右有翰墨泉，泉流枕上，以炊以茗。又右則三曲岩、雲錦廊矣。舍之。左折為翠華岩，又左為陸子岩。岩額即陸子書。陸子者，陸宰也，宋宣和間人，字元鈞。與黃安時輩遊此，易皇甫岩為今名，事詳金谷題壁中。岩內石曰「枕易」，泉曰「活生」，縱橫十餘丈。前有竹一面，朝陽洞在竹外。又左則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。循廊出龍虎關。關當廊盡處，亦一岩也。三石柱下上環生，如鼎三足、開三門焉，故亦曰關。自會聖至此，岩列如比屋也。

左折稍下，即雷公洞矣。舍之。躡石龍峰。峰又一大堤也，偃仰如龍，石苔鱗如介，如昂首檣山，夭矯欲上。從此下龕中，則往華嚴寺道也。從人請宿華嚴便，僧寂教曰：「不可。宿華嚴，即明日雨，是置張公、海島以往諸岩洞矣。」俱善其言，舍之。從石龍下凹中行。寂教者，金谷僧，年十二，頭眼不凡，神在山水。茂之從灑掃內得之，故所在與俱。

乃繞胡麻溪，入阮君洞。壁行，磴受趾才半。壁高百仞，石浪如海，曰海島岩。仄而上，得蓬壺洞。會聖隔嶺在壁外，望之如長城。而檣山見會聖前者，始兩峰夾之而三，至此則側，別對一峰為兩。

出憩阮君洞口，尋徑，疏竹數十個如新桐，則張公岩道也。岩亦當山之豁處。出岩下，步一石橋。橋跨一澗，澗石其底，三桃花粲如三婦。大抵浮渡無岩不樹，無徑不竹，無石不苔，無澗不花，獨抱龍峰一松最古耳。

過橋稍上，則觀音岩。二岩各有石樓可登。又上一小石洞，廣數尺，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，每孔刻一岩名，盈浮山之數，曰「總岩」。山之石史也。遂反。尋繞雲梯。梯就石為磴，橫豎柱直，甚有思理。磴盡升嶺，即天池。且見之矣，日將夕，舍之。步蓮花石。石上紅文如蓮瓣，不知所為。嶺上行里許，隨步鏗然，響出於足，知其下處處空也。嶺盡，望雲錦廊可即。日已入，舍之。由三曲洞反會聖岩。

是夜雨。將就枕，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詩佳甚，《志》未收，相與執燭鈔焉。詩曰：「已從浮山來，更覺浮山好。萬壑染秋雲，乾坤怪未了。遊人無古今，天風醉花鳥。我欲煮煙霞，呼童拾瑤草。」鈔竟，各作一詩，刻於壁。

次日雨，出石龍峰側，執蓋觀雷公洞。洞以鯉得名，門垂飛瀑，雨後漲甚。次日雨不止。

朝陽洞兩日目中，竟以雨故不克入。仍從弇中道至華嚴寺，望放生池。

明日雨止，議歸矣。度雨後龍湫新瀑益盛，乃沿如來峰復登金谷。稍尋九曲，炬行數丈，度至金谷地中矣。塞不前，乃止。入尋岩壁，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。字甚遒古，文稱之。完好可拓，《志》亦未收。

出岩，仍入大通觀飛瀑，真浮山第一水也。右折則垂虹井。岩覆之，有石一梁，故曰垂虹。又右為綠蘿庵。庵今廢，在兩壁中。反故道，復由紫霞關登妙高峰。峰為浮山絕處，出沒層深，得獅子石，蓋首楞頂也。下視綠蘿庵，又折而下。蹭蹬竹石，鉤巾枳履，乃得龍湫洞。探大通水所出，去金谷遠矣。乃出其頂，從洞中呼岩僧取筆墨，上勒「景陵鍾惺、閩林古度、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。甲寅二月廿二日，雨霽山朗，遠青薈蔚」三十五大字於石。反至首楞，徑已夷矣，乃遊人所謂難至者也。遂反金谷歸。

鍾子曰：浮渡無非岩也，是以稱「浮渡」焉。今所遊，以此始，亦以此終之，金谷也。宜以始，不以始；宜以終，而又不以終者，華嚴寺也。自金谷而外，正視側視，無所不見者，檣山也。已至而再至者，又金谷左右諸岩也，紫霞關也，首楞岩也。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，雷公洞也。不期至而至者，妙高峰也。如屋然已至其中，而又升脊尋簷窺其庭室者，又金谷、大通也，綠蘿庵也。始未至而卒至，至而有不能至者，九曲也。幾不至而至焉者，張公諸洞也。可以至，且欲至矣，竟不至，至而有不詳者，雲錦廊、三曲洞也。身為岩而能積諸岩焉，左右前後，可至可思者，會聖也。卒不至而若至者，天池、金雞、朝陽、晚翠諸處也。岩皆可屋，屋而住僧者，金谷、會聖、觀音、阮君、張公、三曲也。詩若文，山收之而人棄之，幾失而侥得者，雷鯉之紀遊、陸子之題名也。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辰集・記一》止此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